

中國
通
輯
史
論

周
山
著

教育出版社

中國通輯史論

周
山
著

中国逻辑史论

周 山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49,000 开本:850×1168¹/₃₂ 印张:11 插页:4
印数:1—3,000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陈 骏 责任校对:陈文本
封面设计:安今生

ISBN 7-5382-0398-2/I·21

定 价: 3.15 元

序

逻辑或逻辑学是一门关于思维形式和规律的科学，它主要研究概念、判断、推理及其相互联系与规律性。从史的角度探究逻辑思想的发展，实际上关系到各个时代思想家在哲学、科学等理论思维领域所能达到的高度，亦为考察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结构的重要线索。这门学问在我国早有着两千五百多年光荣发展的历史。惜长期以来，不少人一谈逻辑——主要是形式逻辑，似乎只有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才是它的唯一创始人，而辩证逻辑则首先津津乐道的总离不开黑格尔。这在一个侧面与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对祖国传统思想文化意存轻视的一种表现。

周山同志钻研中国逻辑史有年，造诣颇深。他博稽古籍名著，广采诸家各派，而又不

围成见、推陈出新地写出了《中国逻辑史论》一书。《史论》对目前争论较多、歧义不少的古代逻辑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高度评价了古代思想家在这方面的贡献；认为古代逻辑思想造端于邓析，终结于王夫之，着重对逻辑思想史上这两个重要时期，即先秦、明末清初的学派、学者和主要著作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取材准确，释义精当，冲破了某些传统偏见，不吝为古人翻案。比如考证《邓析子》、《尹文子》两书的并非伪作，断定名家不是诡辩学派；否定后期墨家批判公孙龙的陈旧说法，因墨《经》先于《公孙龙子》而存在；而释“非”为“异”，一字之正，也就使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免于诡辩命题之称，余如《坚白论》、《通变论》等也以同样训释字义而摘掉诡辩论帽子；同时还认为名家内部并不存在“离”、“合”两派，因惠施、公孙龙都既有“离”的分析，也有“合”的研究。此外，对墨《经》和荀子《正名》篇中的逻辑思想，以至宋代理学家朱熹关于归纳、演绎的思想等等，都进行了精细的考察分析。例子不胜枚举。要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乏独到之见。更由于采用了“以经注经”和上下左右的参照分析，不仅有助于对所治学派逻辑思想的认识，同时也可帮助读者看到我国逻辑思想前后相承的历史发展线索。在近代部分，除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等的逻辑思想得到阐发外，还先对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的西学东渐活动，徐光启《几何原本》、李之藻《名理探》等的译介西方演绎思想做了评述，肯定了它们对中国逻辑史发展的重要作用。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祖国传统文化的兼容并包性质，属于开放型，而并非封闭型如某些人所指摘的那样，这是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要之，《史论》一书包含着一个显著特色，观点鲜明，议论透辟，虽不免有某些值得商榷之处，然大体上已为中国逻辑思

想史的研究开辟一条新路，其有裨于读者对这门学科的掌握，并启发其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理论认识，自将起着积极有益的作用，应无待言。

严 北 溟

1986年12月30日

目 录

序.....	严北溟
--------	-----

关于“名家”的若干问题.....	1
一、先秦时期确有“名家”学派.....	2
二、惠施、公孙龙不是“合”、“离” 两派的首领.....	7
三、名家不是诡辩学派.....	14
四、名家与墨家的关系.....	20
五、名家消亡的原因.....	27
邓析及其《邓析子》.....	31
一、“兴讼”的原因及其立场.....	32
二、《邓析子》不是伪书.....	39
三、《邓析子》的名辩思想.....	45
惠施及其“历物十事”.....	52
一、惠施其人.....	53
二、惠施“善譬”.....	57

三、“历物十事”	61
“辩者二十一事”索解	76
一、有关“同异”问题的命题	77
二、有关相对性问题的命题	80
三、有关转化问题的命题	86
四、有关有穷、无穷问题的命题	94
《尹文子》非伪析	98
一、证“伪”之辞不足信	99
二、“氏”非“统”，《序》不伪	101
三、既非“掩晦”，亦无“疏谬”	106
《尹文子》名理探	113
一、名与形	114
二、名的分类	116
三、名的察辨	117
四、名实关系	120
重新认识公孙龙	124
一、“非”的异议	124
二、“合”与“离”	127
三、“唯心”与“离形”	129
《名实论》解析	133
一、《名实论》在《公孙龙子》中的 地位	133
二、“正名实”的三条原则	134
三、“正名实”的基本方法	139
四、“正名实”的具体标准	140
五、结论	142
《白马论》辨析	144

一、“白马非马”在“正名实”中的	
地位·····	144
二、命“色形”非命“形”·····	146
三、“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	149
《指物论》辨析·····	153
一、“指”与“非”义释·····	153
二、“物指”与“指”的区别·····	157
《坚白论》非诡辩·····	163
一、写作背景·····	163
二、“视”、“拊”异任·····	164
三、“坚”、“白”相离·····	166
四、“独而正”·····	169
《通变论》非诡辩·····	171
一、传统的看法·····	171
二、中心命题：“二无一”·····	172
三、“变奚”？“右有与”·····	174
四、“非马”、“宁马”·····	175
五、“反面对”和“不害其方”·····	178
六、结论·····	179
墨《经》逻辑思想初探·····	181
一、概念（名）的由来及其作用·····	182
二、关于概念种类的分析·····	185
三、关于概念之间关系的分析·····	187
四、概念明确的要求和方法·····	191
五、关于判断（辞）的分析·····	193
六、名辩命题的分析·····	198
七、关于推理（说）的分析·····	202

《小取》推理论	207
一、论“辩”	208
二、论推理方法	213
三、论“类推”中产生谬误的原因	219
荀子的“正名”逻辑	231
一、概念的确定与变化	232
二、概念的作用	236
三、概念的种类	238
四、关于判断的思想	241
五、关于推理的思想	245
六、论“辩”	248
七、小结	251
韩非的“矛盾之说”	253
朱熹逻辑思想初探	260
一、“自下面做上去”——归纳法	261
二、“自上面做下来”——演绎法	266
西方演绎逻辑的首次传入	270
一、利玛窦与西学东渐	272
二、徐光启和《几何原本》	277
三、李之藻与《名理探》	285
程智《守白论》“十六目”初探	299
明清之际科学研究中的逻辑方法	313
一、方以智“通古今”而“不泥于古” 的研究方法	314
二、顾炎武的考证研究方法	323
三、王夫之哲学研究的逻辑方法	328
后 语	338

关于“名家”的若干问题

名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历来很低。原自荀子的“欺惑愚众”的诡辩帽子，在名家头上沉重地戴了二十多个世纪。近几年，由于中国逻辑思想史的专门研究的兴起，邓析、惠施、公孙龙等名家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逻辑思想，开始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比较公允的评论。但是，仍然有一些学者坚持旧见，仍然有一些问题疑案未及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真正达到公允地评价先秦名家学派的逻辑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尚需学界同人的努力，尚需在某些问题上展开一些必要的、深入的学术论争和辨析。

郭沫若对于先秦名辩思潮的整个过程，曾经作过这样一个总的评价和描述：“起初导源于简单的实际要求，即儒者的‘正名’；其后发展而为各派学说的争辩，一部分的观念论者

追逐着观念游戏的偏向，更流为近于纯粹的诡辩；再其后各家的倾向又差不多一致地企图着把这种偏向挽回过来，重新又恢复到‘正名’的实际。待秦代统一六国以后，封建社会的新秩序告成，名实又相为水乳，于是乎名辩的潮流也就完全停止了”（《十批判书·名辩思潮的批判》）。其中，所谓“一部分的观念论者追逐着观念游戏的偏向，更流为近于纯粹的诡辩”云云，即是针对“名家”辩者而言。郭沫若的这一段总结性文字，颇值得商榷。我对于其中关于名辩思想的起源、名家在名辩思潮中的地位和作用、所谓“观念游戏”、“诡辩”的评价、名辩思潮嘎然而止的原因等等问题，都持有不同的看法。本文拟就上述诸方面的问题，以及名家的其他有关的问题，作些分析探讨。

一、先秦时期确有“名家”学派

名家，是指先秦时期注重于概念（名）研究的辩者，如邓析、惠施、公孙龙等人。先秦时期究竟有无这一学派？颇有争议。

胡适采取了不承认主义的态度。他有这样一段绝妙之词：“古代本没有什么‘名家’，无论哪一家的哲学，都有一种为学的方法，这个方法，便是这一家的名学（逻辑）。所以老子要无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说：‘言有三表’，杨子说：‘实无名，名无实’，公孙龙有《名实论》，荀子有《正名》篇，庄子有《齐物论》，尹文子有刑名之论，这都是各家的‘名学’。因为家家都有‘名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不过墨家的后进如公孙龙之流，在这一方面，研究的比别家稍为高深一些罢了。不料到了汉代，学者如司马谈、刘向、刘歆、班

固之流，只晓得周秦诸子的一点皮毛糟粕，却不明诸子的哲学方法。于是凡有他们不能懂的学说，都称为‘名家’，却不知道他们叫做‘名家’的人，在当时都是墨家的别派。正如亚里士多德是希腊时代最注重名学的人，但是我们难道可以叫他做‘名家’吗？”（《中国哲学史大纲》）

后来，杜国庠据《庄子》认为，胡适所谓“墨家的后进”如惠施、公孙龙辈，其实并非墨者：“庄子不认惠施为墨者，惠施自己也不承认是墨者”。“公孙龙也一样不是墨者。公孙龙是主张‘离坚白’的，而《墨经》则属于主张‘盈坚白’的一派。”“公孙龙不但不是祖述《墨经》的，而且与《墨经》的见解相反”（《杜国庠文集·先秦诸子思想概要》）。

郭沫若虽然也不同意胡适所说“名家”即“墨家的后学”这一观点，却同意胡适关于先秦本无名家的说法。他说：“名家”本来是汉人所给予的称谓，在先秦时代，所谓‘名家’者流每被称为‘辩者’或‘察士’。察辩并不限于一家，儒墨道法都在从事名实的调整与察辩的争斗”（《十批判书·名辩思潮的批判》）。

然而，据谭戒甫考证，先秦时期确实有一个“形名家”学派存在，“它在当时确实掀起过相当大的波浪，曾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批评”（《公孙龙子形名发微》）。这个既非墨家又非儒家的“形名家”学派，注重于事物的概念名称及其逻辑分析。这一学派，即是后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名家者流”。这一学派的命名，并非自班固始。例如，与名家同时期的纵横家苏秦曾对秦王说：“夫形名之家，皆曰白马非马”（《战国策·赵策》）。《尹文子·大道》篇，亦有“名墨儒道”之语（该文历来以为伪作，余谓不然，详《〈尹文子〉非伪析》）。根据这些资料，我认为先秦时期确实有一个名家学派（当时又

称“形名家”、“刑名家”^①)存在。邓析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公孙龙则是这一学派达到光辉顶点的代表。汉时司马谈、刘向、刘歆、班固等人将先秦学者分类为“九流”，其中专列“名家”一流，并非毫无根据。在汉代，应该还保存有名家学者的一些著作，也有同时代人如上述苏秦谓秦王之类的有关材料，否则，班固何以写出“十四篇”、“九篇”那样数据确确的文字呢？想必由于二千多年中频繁的战乱浩劫，他们在汉时尚残剩的三十六篇著作以及有关佐证材料，散佚几尽，今人才作出了班固等辈“只晓得周秦诸子的一点皮毛糟粕”、“不能懂”等等大胆的假设，并进而推演出先秦“本没有什么‘名家’”，只是“汉人所给予的称谓”这一结论。

先秦时期，不仅确有“名家”学派存在，而且这个学派还是整个名辩思潮的轴心。名家的形成，与名辩思潮的发生是一致的；名家学派的发展壮大，直接推动着整个名辩思潮的澎湃前进。

名家学派的创始人邓析，春秋末期郑国人，与子产、老子、孔子同时，较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尚早半个世纪。郑国地处中原，交通和商业特别发达，从而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推动了政治、文化活动的兴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错综复杂了。统治集团与大商贾之间的矛盾、统治者与士民阶层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成为名辩思潮的萌发基础。邓析的名辩活动，正是士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斗争的一种反映。与老子鼓吹“虚其心、实其腹”、“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以及孔子鼓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治主张恰恰相反，邓析主张“乡校议政”，以自由论辩的形式反对“朝廷议事”的愚民制度，并且还经常教人学习辩论诉讼的技术、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据《吕览·离谓》篇所记，邓析

在“子产治郑”时期曾经包揽讼事，且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结果，“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这段文字记载，不但说明了名辩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现实需要的迫切性，也说明了邓析在士人、农民阶级普遍需要思维工具、论辩武器的情况下，以自己的资材所长，培养了一大批“辩者”。事实说明，正是在孔子开办私学、从事于儒教事业、大批地培养守旧复古的儒生之时，邓析有鉴于“异同之不可别，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浊之不可理，久矣”（《邓析子·无厚篇》）的状况，一面提倡“乡校议政”，开展实际的思辩斗争，一面向“不可胜数”的学讼者教授论辩方法，开拓着名家学派的基业。于此可见，名辩思潮的起源，并非象郭沫若所说的那样，来自于统治阶级一方面的维护统治的“正名”的政治要求；恰恰相反，名辩思潮的发生，根源于下层的广大士人阶级议论政事、反对愚民政策，以及在民间讼事等论辩之中。

当然，名辩思潮的发生，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方面，即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化，迫切需要准确地分辨和认识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思维工具；同时，由于对自然现象有着不同的解释，学者之间常常引起激烈的论争辩驳，这也同样需要掌握一些克敌致胜的论辩技巧。从今存的《邓析子》一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析的思辩目的是很明确的，这就是“别天地之行，具天下之物，选善退恶，时措其宜”（《无厚篇》）。与墨家的创始人墨翟一样，名家学派的创始人邓析也是一位精通自然科学的能工巧匠。据《说苑·反质篇》记载，邓析曾经为农民制造了一种用于灌溉的农机——“桔槔机”，以致被一些保守的儒学者视为“弄机智之巧”、“用机器之人”、头脑复杂的危险分子。

邓析注重自然科学的形名思想，无疑为以后的名家学者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开创了一条不同于儒家、而与墨家相似的辩学道路。继邓析之后，在名辩活动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如惠施、尹文、公孙龙等，他们的名辩论题，具体事例的分析论证，大多取材于自然科学。惠施的“历物十事”，如“天与地卑，山与渊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等，都是对自然现象作辩证认识的思辩命题；而“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等命题，更是由邓析的“无厚”思想发展而来。与惠施同时，并且和他“相与乐之”的一般名家辩者所提出的大量论题，亦都取源于自然之物，如“卵有毛”、“马有卵”、“丁子有尾”、“轮不躐地”、“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等。公孙龙的名辩命题，如“白马非马”、“坚白石二”、“羊合牛非马”等等，亦都是通过对自然之物的剖析阐述自己的逻辑思想。尹文虽然没有什么典型命题留给后人，然而从他对“名”的分析中，也可看到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例如，“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名称于方园，则众名得其所称”、“命物之名，方园白黑是也”等等。无疑地，名家的这些通过典型命题对自然物的描述，或者说是通过自然的描述，对于典型命题的论证，进一步说明：以名家为轴心的先秦名辩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并非来自于统治阶级一方面的维护统治的“正名”的政治要求。相反，正是由于名家学派与墨家学派都很注重和利用自然科学方面的材料阐述自己的逻辑思想，才进一步扩大了人们的思辩对象范围，摆脱了来自政治方面的种种束缚，形成十分活跃的“坚白同异”的争鸣局面，使名家关于概念的分析研究愈来愈深入地展开，名家学派的理论队伍也随之日益发展壮大。

总之，先秦时期确实存在着“名家”学派，他们是先秦名

辩思潮的开风气者，也是名辩思潮发展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他们始终站在名辩思潮的潮头，竭力排除来自儒家方面的为统治阶级“正名”服务的种种政治干扰，坚持“形名”的逻辑学讨论，无疑是名辩思潮中的一股主流。

二、惠施、公孙龙不是“合”、“离”两派的首领

有人则不仅承认先秦名家学派的存在，而且认为名家内部还有相互对立的“合”、“离”两派之分。

首先提出这一看法的是冯友兰先生，他说：“一派为‘合同异’，一派为‘离坚白’。前者以惠施为首领，后者以公孙龙为首领。……《庄子·天下篇》举‘天下之辩者’之辩二十一事，其中有就惠施之观点立论者，有就公孙龙之观点立论者”（《中国哲学史》）。继后的学者大多附从此说。杜国庠在撰写《先秦诸子思想概要》时，还没有接受冯友兰先生的这一划分，认为《公孙龙子》的中心思想是“合同异，离坚白”。他说：“《庄子·秋水》篇载有他（公孙龙）和魏牟问答的话，自言他的学说在‘合同异，离坚白’。即使这话是假托的寓言，也还能够道出他的中心思想，因为这思想是贯穿着那几篇遗著的”（《杜国庠文集》第68页）。可是到了写作《中国思想通史》，尤其在写作《惠施、公孙龙的逻辑思想》一文时，已经完全接受了冯友兰先生的划分。他写道：“当时所谓辩者中间所讨论辩诘的问题，历史地常被概括为‘坚白同异’，可是仔细看来，他们中间实可分为二大派别：一派主张‘合同异’，另一派主张‘离坚白’。前者的代表为惠施，后者的代表为公孙龙”（《杜国庠文集》第591页）。

据我所见，这种分析欠妥。下面分三点阐述我的观点。